

## 往事沉香

夏日午后，阳光慵懒地穿过竹林，在泥墙上铺开一片摇曳的光斑。蝉声从梧桐叶间漏下来，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整个夏天都拉得黏稠绵长。风是有的，只是极轻，轻得只能让篱边的豆角叶偶尔翻个身，露出灰白的背面。

午休后，我搬了张竹椅，坐在村道边的浓荫里，看护着池塘里那群随时想要翻坎的鸭子。手里摊开着一本书，却怎么也读不进去。难道真是“书非借不能读也”？高中毕业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没下来，日子在煎熬中变得又细又长，像这条穿越村庄的公路，远远地延伸出去，不知道通向哪里。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它。它是从村东头过来的，先是一个小绿点，慢慢地近了。她骑着一辆女式自行车，速度不快，车轮转得慢悠悠的。她穿着一条绿裙子，那种绿，不是树叶的深绿，也不是河水的浅绿，倒是春天刚插下去的秧苗，远远望过去，绿得鲜灵、嫩透，还带着一层薄薄的柔光。风把她的裙摆吹起来，飘飘软软的，真像一团绿云，贴着地面，自由卷舒。我屏住了呼吸。

离我两三丈远时，我偷偷瞟了她一眼——就这惊鸿一瞥，我的心便不再属于自己。它跳到了嗓子眼，跳到了脖子根，跳得整个世界都咚咚地响。她和我年纪相仿，秀发黑亮，在脑后松散地扎着，几缕碎发被

## 那团绿云飘过

都国胜(四川)

风撩到脸颊。她的脸清秀白皙，纯得像晨露里洗过的栀子花，没有一丝杂质；眉毛弯弯的，眼睛不大，却亮得像山涧里被太阳照着石子。她骑在车上，身子微微前倾，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那少女初长成的婀娜身姿，看得我脸颊像熟透的柿子。

我想叫住她。我想说：“嘿，你等等——”可嘴唇动了动，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我的两只手忽然没了安放之处，只好垂下来，贴着裤缝，身子往旁边侧了侧，给她让出道来。她感觉到我的善意，转过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得像蜻蜓点水，可分明看见她嘴角上扬，露出一个浅浅的、萌萌的梨涡。随后她便转头，保持着原来的节奏，慢悠悠地往前骑……

绿裙子在她身后飘着，飘着，越来越远，越来越淡，最后消失在村道的拐角处，被那棵绿荫如盖的槐树遮住了。

我呆呆地杵在原地，站了很久。蝉还在聒噪，“知了——知了——”，一声长过一声。风还在吹，轻得几乎感觉不到。可我的

心里，却像平静的湖面投进了一粒石子，一圈一圈地涟漪荡漾开来，怎么也停不下来。

她是谁呢？本村的人我几乎都认识，却从没见过她。想必是来走亲戚的吧？或许是刚刚高中毕业？她会在这边待几天？她……还会原路折返吗？

我想，一定会原路返回的。正如歌里唱的一样，“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起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她只是来走亲戚，或是办点事，总归是要回来的。那时候，我一定不能再这样傻站着，一定要迎上去，一定要开口搭讪。可开口说什么呢？

“你好。”太普通了。“嘿，又见面了。”太冒失了。“认识你，真好！”又难免显得刻意。我在心里演练了一遍又一遍，一会儿觉得这样说好，一会儿又觉得那样说更妥帖。直到太阳西斜，也没演练出个结果来。

第二天，我在路边蹲了一上午，又蹲了一下午。没有那抹穿绿裙子的身影。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依旧杳无音信。难道她那天本就是返程？她的亲戚，又

是村里哪一家呢？老张家，还是老李家？我一遍遍地猜测着，耐心一天天地消磨，整个人像菜地里晒焉的瓜秧，打不起半分精神。

八月初，我总算等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省城的师范学院。我捧着那张薄薄的纸，又喜又怅。喜的是，十年寒窗终于有了着落；怅的是，不知她身在何方，既不能与她分享这份喜悦，也没法当面问问她考去了哪里，心里涌起一阵“君向潇湘我向秦”的无奈。

后来的事，便简单了。我去了省城，毕业、工作、结婚、生子。日子像村前那条公路，一味往前伸，再也回不了头。可那个夏日的午后，那团绿云，那个浅浅的笑涡，却像烙在心上的印子，怎么也抹不掉。

偶尔想起她，我会猜想她如今的模样，她或许也念了大学，留在了城里，窗明几净，儿女绕膝，幸福得笑颜如花。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多情。这话是旧了，可落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崭新的。我这桩心事，在心底尘封了三十多年，像压在箱底的一件旧衣裳，偶尔翻出来，还能闻到那年夏天的阳光和青草的味道。如今写出来，算是还给那个十八岁的自己——那个心跳得兵荒马乱，手足无措的少年。

窗外，恍惚又响起蝉声，“知了——知了——”。

可那年那天的那条绿裙子，终究随着那阵风，飘远了……

## 锦里诗苑

## 老物件(组诗)

王一武(湖南)

## 马灯

什么风，你都见过  
你却依旧用光  
照亮前行的路  
不怕夜深，不怕黑暗  
只要有脚步声  
你的光，就不会被吹灭

有人说，你有一层好玻璃  
未曾提及你的人  
在局外，看你陪着  
行走的夜人

我提过几回马灯  
在黑夜里前行  
走得最远的地方，是黎明

## 缝纫机

五十年前  
你是奢侈品  
多少人铆足劲，想当你当彩礼

我结婚时  
妻子在娘家，自带一台过来  
时隔两年，有许多人  
已不稀罕它了，而我在  
几次搬家时  
仍将它留存  
后来经不住收购老物件的吆喝  
收——旧冰箱、空调、洗衣机  
我问他  
旧的缝纫机收不收  
他说：收

## 水桶

这次回家  
我又去看了看老屋  
那担水桶，还在  
它身上剩下两道铁箍  
锈迹斑斑  
水桶已烂得不成样子

我十二岁挑水  
母亲有些不放心，怕我挑不起，压伤身子  
父亲深有体会，他也是十二岁开始挑水  
却不是为自己家  
他在全州给别人挑水  
每挑一担，能得一个铜板  
我与父亲都念着这担水桶  
记得父亲换下它底下的那道圆箍  
我拿它当铁环，滚了好多年

## 英姿(外一首)

栾春林(山东)

雄鹰抖落长风，展翅于天际  
展翅的弧度，是青春最烈的模样  
绿茵之上，是挺拔的藏蓝  
每一次昂首，都撑住浩荡天地  
每一次挺身，都立成万里屏障  
军歌穿破云霄，响彻了天空  
一声号令，赴山海迎风浪

## 铁骨

铮铮铁骨，淬于烈火成钢  
汗与雨漫过肩头，从未有泪滴  
风蚀尽余温，仍有热意藏胸膛  
一步，向远  
一步，守心之所向  
长空万里，云絮轻扬  
抬手攥住流星的光  
以骨为誓，保家国长安，山河永固

## 夏天的操场

钟煌晶(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跑道捂着暑气的午后  
蝉鸣裹着加油声，灌进耳畔  
热风掠过看台，汗水洒在  
塑胶跑道，洩出一道道湿痕  
脚步踉跄浮尘，向前  
再向前，赛跑的人  
把风甩在身后  
一头撞进漫天霞光里

## 那年高考二三事

胡晓峰(安徽)

一晃经年，2006年的高考，已是二十年前的夏日往事。

近日整理书房，一本泛黄的高中旧书落入眼底，青涩的钢笔字迹犹在。阳光斜落书页，瞬间拉开记忆的闸门，那些被试卷与灯火填满的高三日夜，温柔重现。高三的苦，从不是剧烈的煎熬，而是日复一日细碎的消耗。背不尽的考点、算不完的习题、一次次模考的忐忑，堆砌成一整年的青春底色。时隔二十年，当年的焦虑早已淡去，留在心底的，只剩下高考前后几段温熟纯粹的二三往事。

那年高考我在母校应考，熟悉的校园与温柔鼓励的老师，稍稍抚平了内心的紧张。最难忘的是同班的Z同学，他坐在我身后。往日的他活泼贪玩，是班里的“开心

果”。考前，他认真擦拭新配的眼镜，压低声音打趣道：“班长，靠你了！”

我也笑着打趣道：“踏实应考，诚信作答。”那两天的考场上，我们皆褪去顽皮的计划，静坐在树荫下闲谈，聊备考的艰辛、年少的心事，也聊未知的前路。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的脸上，明媚又柔和。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高考的结果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起走过了那段艰难而难忘的时光；重要的是，身边还有这样一个懂自己、陪自己的人。时间一晃，人到中场，我和老张相识，快三十年了。

考完的第二天，我独自守在狭小的高三出租屋里。满屋堆积的习题册、试卷，是一整年熬夜苦读的见证。厚重的资料不便带走，随手丢弃又觉不妥。思忖再三，我决定卖掉资料，换得人生第一笔网费。

夏日午后，烈日炎炎，我扛着沉甸甸的旧书资料，一路汗流浃背。整整一年的汗水与执念，最终被收废品的大爷作价15元。

履蹒跚，原来是考完试太过兴奋，不小心把脚崴了。

而他，依旧保持着一贯的平和淡然，反过来宽慰我无需担忧。那日我们放弃了喧闹的计划，静坐在树荫下闲谈，聊备考的艰辛、年少的心事，也聊未知的前路。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的脸上，明媚又柔和。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高考的结果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起走过了那段艰难而难忘的时光；重要的是，身边还有这样一个懂自己、陪自己的人。时间一晃，人到中场，我和老张相识，快三十年了。

考完的第二天，我独自守在狭小的高三出租屋里。满屋堆积的习题册、试卷，是一整年熬夜苦读的见证。厚重的资料不便带走，随手丢弃又觉不妥。思忖再三，我决定卖掉资料，换得人生第一笔网费。

夏日午后，烈日炎炎，我扛着沉甸甸的旧书资料，一路汗流浃背。整整一年的汗水与执念，最终被收废品的大爷作价15元。

攥着两张纸币，心中五味杂陈，有不舍，有感慨，还有一丝莫名的心酸。青春，那些滚烫的青春，那些全力以赴的时光，最后被收废品的大爷捆绑在一起，扔进了旧书堆里，化作记忆，成为岁月里一道淡淡的痕迹。

拿着这15元，我第一次走进网吧。陌生的环境让我局促不安，在同学的帮忙下，我注册了人生第一个QQ号，取了个略显矫情的文艺网名，笨拙地开启了人生第一次“网上冲浪”。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文艺的网名早已换成沉稳的本名，QQ也不再是主流社交工具，账号等级却一路攀升。这个小小的软件，如同时光容器，静静封存着我们纯粹的青春时光。

回望这二十年，高考早已褪去当年的焦灼与沉重。如今再想起高考，才发现它从来不只是一场卷面的较量，而是一场青春的成长历练。而那年高考期间的二三事，虽细碎平凡，却温柔了岁岁流年，成为此生最珍贵的青春印记。

## 校园新蕾

## 一把竹椅上的美好记忆

罗方艺(四川乐山嘉祥外国语学校七年级七班)

“啪——”竹林中传来竹子倒下的声音，惊飞了枝丫间的鸟儿，它们扑棱着翅膀直冲向天空。阳光穿过层层竹叶的遮蔽，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爷爷从山上砍下老竹，削、磨、拼、绑，忙活了两天两夜。新做好的竹椅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爷爷就坐在竹椅上面，我坐在他腿上。夏夜的晚风吹过小院，爷爷摇着蒲扇，指着天上的星星。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满眼是璀璨的星河。那时候，竹椅的声响是清脆的“咯吱咯吱”，像爷爷和我的笑声。

后来，竹椅开始变得温润。爷爷不再抱我，我坐在他旁边。他守着我，在一张小木方桌上写毛笔字。爷爷是个保守传统的人，总握着我的手，教我落笔、转笔、运笔，一笔一画，不厌其烦。我常倚在竹椅把手上看他写字，竹片仿佛沾染了他的体温，竹椅的声响变成了低沉的“嘎吱”，像爷爷耐心的教诲。

爷爷奶奶在农村老家务农。爸爸妈妈在离家四公里的县城做建材生意。为了上学，我被接到县城爸妈身边。在小学期间，我尚能趁周末骑自行车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可后来，我上了初中，也许是学业逐渐繁重，或者是我逐渐爱上了足球，空闲时间变少了，回农村老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每次回去，爷爷都静静地坐在那把竹椅上。我给他讲学校的故事，他听着，偶尔插一句“好！好！”，更多时候只是静静地坐着。那把竹椅，也仿佛跟着沉默了。

一个星期天，我独自坐在城里宽敞的书房里，望着远处静默的景物。那天很安静，只有蝉儿不时鸣两声，云朵缕缕飘着。时间，原来这样偷偷溜走。我忽然意识到自己长大了，爷爷却老了，于是骑自行车独自回了老家。

推开老屋院子的大门，我看见宽敞的院子里，爷爷正忙碌着。他皱着眉，用粗糙的手握着绳子，一下子将竹椅松动的地方绑紧，额角的汗珠顺着皱纹滑落。我喊了一声“爷爷”，他抬起头，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回来了？把椅子保养好，你以后好坐。”

那一刻，我突然愣住了。我一直把童年藏在这把竹椅上——听蝉鸣、数星星，却从未想过，爷爷用这把竹椅，盛放着他的等待与期盼。

如今，爷爷仍爱坐在那把竹椅上，我也总抽出时间回去看望他。远远地看见那个有些驼背的身影，心里便满是暖意。那把竹椅会继续老去，爷爷也会，但它永远盛放着我的童年。爷爷用竹子为我编了一把椅子，也让我懂得：身处其中时，总觉得一切理所应当；直到长大，才发现那“吱呀”声，是他们用岁月奏响的乐章。风吹竹林响，竹椅“吱呀”唱——那坐在竹椅上的记忆，藏着爷爷未曾说出口的“等我孙儿归来”……

(指导老师 游钰)

## 她开心了

温天晴(四川都江堰市灌州小学校2027届4班)

阳光透过车窗，在女孩的发梢上跳着舞，连风里都裹着甜丝丝的气息。今天，是她和闺蜜约好去游泳馆的日子，这份期待，让她整个人都像要飘起来一样。

天刚蒙蒙亮，六点的闹钟还没响，她就一骨碌从床上弹起来，眼睛亮得像星星。麻利地做好早饭，仔细把泳衣、毛巾、零食塞进背包，连鞋带都系得格外认真。去接闺蜜的路上，她的嘴角就没下来过，手指轻轻敲着车窗，嘴里哼着小曲，满脑子都是泳池里的欢声笑语。平时做什么都慢悠悠的，今天居然提前

半个小时就到了约定地点，闺蜜见了都笑着打趣：“你这是把‘慢’字丢在家里了？”她只是捂着嘴角，眼里的欢喜都要溢出来了。

一进游泳馆，清凉的水汽扑面而来，她的小脸瞬间涨得通红，脚步也轻快了许多。换好衣服跳下水的瞬间，冰凉的池水裹着她，她忍不住“哇”地一声叫了出来，心怦怦乱跳，像揣了只撒欢的小兔子。不一会儿，一场热闹的打水仗就拉开了序幕！大家举着水枪互相泼洒，水花在阳光下闪着光。有人悄悄潜入水底，摸到角落抓住“倒霉蛋”，再用

身体堵住水路，“偷袭”成功时的欢呼声，震得泳池都在晃。笑声、尖叫声、泼水声交织在一起，在游泳馆里久久回荡。玩累了，她们就窝在温泉池里，吃着零食聊着天，水汽裹着彼此，连空气都变得软乎乎的。

夕阳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时，她们才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回家的路上，女孩靠在车窗上，嘴角还挂着藏不住的笑。晚上，她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白天的欢乐，连梦里都在泳池里嬉笑，睡着睡着，嘴角又偷偷扬了起来。

原来最纯粹的开心，就是和喜欢的人，一起度过那些闪闪发光的时光。她的这份开心，像一颗小太阳，不仅暖了自己，也照亮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指导老师：梁小琴)

## 四川小诗人同咏蓝花楹

行人来往城北门，雨水洼地映天青。  
傍晚轻风吹低树，清香招徕洗心尘。  
鸿蕊淡蓝欢满爱，泥沾花瓣欲留温。  
初夏池塘鱼随游，燕子翩飞入高云。

——周鸿蕊

新叶清风坠夏门，花朵随溪满远村。  
燕雀鸣来山间雨，清如星沉点苔痕。  
紫艳皎月独自冷，以瓣代泪落空樽。  
夜落凡间赏烟火，孤坐乡野望晨昏。

——陈若昕

朵朵芬芳掩楼门，道路水洼圆似盆。  
座中听雨滴答响，灯火斜照露珠痕。  
麻雀疾飞野猫遁，车轮压湿留浅纹。  
轻启窗扉渐朦胧，景散风停欣载奔。

——李媛希

课后轻推教室门，燕子旋空过远村。  
慢走将至小花坛，近看蓝瓣入目深。  
微风细雨忽来袭，却在人间留清尘。  
响铃催促匆离去，回望湖畔皆踪影。

——卿瑞照

墨池锦鲤跃校门，忽闻暗香浮校园。  
夕阳洒向教学楼，飞鸟不解落花颜。  
微风拂过水井坊，巨石铺满岁月痕。  
锦江奔流舟楫渡，启窗望外洗脚莲。

——庞俊铭

午后日光影前门，白云缭绕聚山峦。  
阳台俯首遥相望，与天同色动心弦。  
狂风飞舞落花瓣，枝干挺立不留斑。  
行人驻足齐称美，路灯燃亮至天边。

——刘柏言

乌云聚集遮天门，阴雨斜阳落浅滩。  
街边蓝朵仍犹在，萧萧夏雨断心弦。  
风吹花落无人晓，地上犹留青玉露。  
开伞赶路闻此景，却见夕照临西山。

——冯琪

行人欢笑尽出门，芳草幽香入新坛。  
飞鸟鸣清奏乐章，微风新泥净夏颜。  
花雨飘飞多娇媚，绒球素裹托心肠。  
阴云已散暖阳照，未觉时光近暮天。

——张茵玥

幼时倚身旧巷门，经年缤纷聚如轮。  
微风摇枝香入鼻，蜂追花瓣荡客心。  
树下孩童仰首看，好奇触问青苔纹。  
坐于庭中失神望，抬手闲酌共亲情。

——李梓萌

何处清香飘进门，恰似幽兰落玉樽。  
偶见草丛猫狗跳，玩闹声里斗欢神。  
叔叔树下围桌聚，夕阳镌刻岁月纹。  
扭头瞧见红霞毯，只留紫裙添秀色。

——彭诗雨

清晨阳光照进门，窗外花香散满园。  
公园碧草探头笑，儿童追蝶漾清欢。  
风筝云朵融一体，飞机划出白线连。  
静心品析蓝花艳，臻至迷境忘时年。

——李钰涵

阳光跃金镀旧门，露台蚂蚁爬上盆。  
但闻楼院孩玩趣，回想儿时乐忘神。  
树脚石阶多青苔，雨过宜冥留浅茸。  
蝴蝶飞来最添喜，蓝花纷落伴共欣。

——张祥禧

蓝树参天破限门，粗枝壮干盈小园。  
明光洒下显艳色，清丽勾走游人眼。  
馨香正浓引观客，自随风去不留妍。  
天边残阳红云飞，惟留孤鸟叹晚天。

——曹恺砾

朝日伴我出家门，万千蓝树生得艳。  
破晓真日照紫树，腾空祥云映清颜。  
鸟鸣蝉叫行人过，夏光何处可留妍？  
傍晚野猫逐南风，紫玉随暮隐尘烟。

——赵艺涵

草木生辉迎夏门，万千精灵绽野原。  
行旅纷纷驻足赏，幽香四溢迷人眼。  
路旁紫树轻轻摇，满地蓝蕊淡淡痕。  
喧嚣闹世唯它静，芳华倩影隐黄昏。

——熊彩羽

滔滔长江第一门，蓝花挺立于蜀川。  
一日菜茵细雨落，行人路过荡心弦。  
香街忽现一束蓝，小朵轻沾紫衣点。  
倚靠窗边凝神望，不觉已然星满天。

——唐靖尧

庭院四下独一门，花开蓝雪落石垣。  
行者路过闻身叹，树中似藏美人颜。  
枝上云雀啼不止，且将朵朵留香斑。  
满心只赏梢头趣，天色悠悠入暮烟。

——王翊翔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208期